



東國通鑑

二十三卷

共三十一

卷

リ 6  
4060  
13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三



高麗紀



仁宗三

卯

十三年

宋紹興五年金熙宗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妙清柳

昂與分司侍郎趙匡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

榮等以西京及命平章事金富弼等討之先

是賊矯制囚留守真僚又遣偽承宣金信執

西北面兵馬使李仲并僚佐及諸城軍將凡

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賤亦皆拘之遣兵斷

崑嶺道劫殺諸城兵又矯制徵兵兩界國彌

門以存  
號 4060  
卷 31-13

大為建元天開自號天遣忠義軍署官屬自  
兩府至州郡守並以西人為之妙清與匡等  
會觀風殿號令軍馬欲分數道直趣上京白  
壽翰親舊在西京者為書招壽翰曰西京已  
不可抽身以來壽翰子清賈遺壽翰壽翰奏  
其書王召示文公仁曰是事可疑難究  
真偽姑問之有軍人崔彥韓善等自黃州來  
奏曰西京人率兵至洞仙驛執司錄高甫正  
又取驛馬送西京禁人往來京城吾等晝伏  
夜行以問道至王召宰樞議之命富軾及參

高麗仁宗

知政事任元數樞密院承宣金正純會兵部  
治兵為討賊計遂以富軾元數為中軍帥正  
純鄭旌淑盧令琚林英尹彥頤李瑱高兆基  
劉英為之佐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金旦  
李愈李有開尹彥岐為之佐知御史臺事李  
周衍將右軍陳淑梁祐忠陳景甫王洙為之  
佐遣淑周衍景甫洙分將右軍卒二千人往  
諭東路諸城仍搜賊黨命內侍柳景深曹晉  
若黃文裳往諭西京西賊開城門引入觀風  
殿出庄妙清率文武兩班皆戎服景深等至

殿門 出等下庭拜問聖體饋酒食遣還云當  
奉表奏聞倉卒未果請先以此歸奏付書一  
封云願主上移御此都不然必有變辭甚不  
遂繼遣崔京上表略曰陛下信陰陽之至言  
考圖讖之秘說創大花之宮闕象鈞天之帝  
都臣等同婁敬之矢謀望盤庚之遷邑豈期  
臣下不體宸衷非徒懷土以重遷抑亦防功  
而害事人心可畏衆怒難防車駕若臨兵戈  
可戢表至咸曰以臣名君可斬其使王欲息  
兵乃賜京酒食幣帛命為分司戶部真外郎

高麗仁宗

慰諭遣還至是王將出師召問兩府大臣富  
軾等請將詣闕俟命金安等謀緩兵期以圖  
不軌乃奏曰引見金使受詔而後遣將猶未  
晚也或告安等潛聚兵仗私相偶語陰謀不  
測富軾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安壽  
翰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深  
然之召知常等三人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  
出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人言富軾素與  
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托以內應  
殺之王命元敦留衛都城賜富軾鉄鉞遣之

曰閩外之事將軍制之然西賊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慎勿多殺

**臣等**按春秋之法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妙清天下萬世之大惡知常其腹心也稱為聖人師事稱譽以助其惡當清以陰陽禍福之說勸王移都及清誘王建彌紀元以壓完顏氏皆知常從更以道之清曰王之御神宮空中奏樂則知常以為佳瑞而草表陳賀清曰八聖堂乃聖人遺法則知常親撰其文極口贊揚其他兇謀幻術

高麗仁宗

驚惑衆聽表裏為奸者不可勝計知常之為逆黨無疑人人皆得而誅之况富軾杖鉞專征先治其黨與不誅知常而誰歟前輩以謂富軾與知常於文字間積不平托以內應而殺之以啓後人之疑其不知春秋討賊之義甚矣

金遣桂州管内觀察使高春等來賀生辰○西賊到成州矯制執縛防禦官僚散入人家州人知其偽擊殺五六人囚二十餘人具以馳聞降詔獎諭各賜官僚藥一銀合長吏將

校幣帛有差又漣州戶長康安世中郎將金  
仁鑑捕偽兵馬副使李子奇將軍李英等軍  
卒六百餘人下教獎諭賜錦彩帛諸城聞之  
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人○金富軾等至金  
郊驛會天雨雪軍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拊  
循賜給軍情乃安邏騎擒致西京謀田元稷  
富軾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人大軍已發有  
能自新效順者性命可保先是王以洪彝叙  
李仲孚為西賊黨授教書往諭彝叙緩行凡  
四日始至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送教

書還富軾囚彝叙于平州流仲孚於白翎鎮  
至寶山驛閱兵三日又集將佐問策皆曰兵  
貴拙速宜倍道疾馳掩賊不備最爾小醜計  
日可擒若所至淹留必失機會且使賊益得  
為計非我之利富軾曰不然西京謀叛已五  
六年陰謀無所不至必戰守足辦而後舉今  
乃欲掩其不備不已晚乎且我軍有輕敵心  
器仗未整卒遇伏兵竊殺一可危也頓兵堅  
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為賊所乘二  
可危也又聞賊徒矯制徵兵兩界列城狐疑

莫辨真偽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路  
梗塞禍無大於此矣今不若引軍從間道繞  
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使  
與西賊絕交然後益兵休士宣揚國威飛檄  
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西賊  
趙匡斬妙清仰首以降尋復反時金富執  
引中軍由平州趨管山驛左右軍皆相次而  
行中軍由射岳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  
一日馳檄諸城喻以奉辭討賊之意又使軍  
吏盧仁諧招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遂引軍

高麗仁宗

道漣州抵安北府陳淑李周衍等自東界來  
會先遣錄事金子浩等懷勅間行歷兩界城  
鎮告諭西賊反狀王亦降悔過詔人心猶懷  
顧望及大軍始至列城震懼以迎官軍富執  
又遣僚掾于西京曉諭至七八匡等知不可  
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及平州判  
官金淳夫賚詔入城匡遂斬妙清昂及昂子  
浩等三人首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趙昌  
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徐挺等偕淳夫請罪  
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之言

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欲以羊酒犒獻敢請日  
期於是富軾亦遣錄事白祿珣以聞又移書  
兩府曰西賊將欲降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  
之路宰臣文公仁崔濡韓惟忠謂祿珣曰汝  
元帥不直趨西京循迂路以赴安北吾等奏  
遣單介持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為  
溥夫至郊面縛瞻等將入京兩府遣法官加  
鎖請下獄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  
縛入見賜酒食勞慰未幾下獄臬妙清等三  
人首于市賜富軾詔書獎諭仍賜銀藥合以

高麗仁宗

褒其功匡等聞瞻等被囚謂必不免復叛○  
二月西賊殺殿中侍御史金阜等先是三閭  
西賊復及遣阜及內侍黃文裳與尹瞻往頒  
詔書阜等劫之以威不加慰撫西賊怨怒詭  
亂兵殺阜文裳及諸從者瞻奉太祖真逃出  
又捕殺之嬰成固守金富軾遣錄事李德卿  
往諭賊又殺之○壬午日有暈白虹貫之○  
金富軾以為西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城高  
且險未易猝拔宜列營以逼之且大同江為  
往來之衝我當先據分為五軍進至城下中



軍屯川德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  
西前軍屯重興寺東後軍屯大同江又恐城  
外民逃竄山谷者孳聚為賊後分遣軍吏慰  
諭之逃竄者悉出或負糧餉願助軍備者絡  
繹不絕皆給衣食俾之安居○中書侍郎平  
章事致仕金珣卒珣起自胥吏雖無學識清  
慎有幹能其女嫁李資謙子之甫不以姻婭  
附資謙及與拓俊京謀執資謙而不伐其功  
王常稱之曰有功不求人知可謂賢矣○門  
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弘宰卒弘宰本將家

高麗仁宗

子尚氣喜馳聘從尹瓘伐女真頗有功又與  
金仁存收復抱州後黨附李資謙權勢日熾  
及為資謙所忌見竄遠方及資謙敗徵拜平  
章事後為諫官所劾左遷○金遣檢校右散  
騎常侍王政來告帝崩○閏月西賊自宣耀  
門至多景樓緣江築城一千七百三十間○  
遣少卿金端御史李時敏如金吊喪○上將  
軍李祿千等與西賊戰敗績先是王遣內侍  
祗候鄭襲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織署令王  
軾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六百

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至是又遣祿千及大將軍金台壽錄事鄭俊尹惟翰軍侯魏通元等自西海路領兵船五十艘助討西賊祿千等至鐵島欲徑趨西京會日暮潮退襲明日水道狹淺宜乘潮而發祿千不聽行至半途水淺舟膠西賊以小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則同時齊舉及火船相薄迎燒戰艦衆弩俱發祿千狼狽不知所圖兵船器仗皆燒軍士溺沒殆盡台

壽及俊皆死祿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賊始輕官軍選卒練兵為拒守計○詔曰罪已勃興魯史嘉大禹之德改過不吝商書載成湯之明今率前脩以成其美朕以後侗之眇繼先世之豐長於深宮之中暗諸經國之務憂勤夙夜雖增若涉之懷制馭姦雄尚乏先幾之見屬崇德之跋扈更丙午之擾攘壘輿播遷宮室焚蕩上辱祖宗之委寄每辜基業之延洪適有陰陽之人出從鎬邑加之左右之薦待以大賢朕誠不明遂感其說

乃創大華之新闕以期祖業之重興不思一  
已之勞屢訪西巡之駕吉祥之應蓋寡災異  
之生浸多訖無明徵空速衆謗無成乃已朕  
方戒於聽從彼昏不知日有懷於怨望擅興  
軍馬囚械官負以天開表其年元以忠義彌  
為軍額公然徵集兵卒意欲陵犯上都變出  
不圖勢將莫遏自古大逆之罪孰與西都之  
人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  
人實本於去凶是用先誅內應之姦遂有元  
戎之遣然且約無掩擊待以歸降何逆命之

高麗仁宗

至深乃嬰城而固拒以勞於外士卒經時而  
未還不已于行饋餉屬途而弗絕衆庶勞止  
遠近騷然况今慮已妨農久稽月捷興言及  
此莫知所然履霜堅冰過本馴致痛心疾首  
罪實在予所冀在庭之臣勤王之卒奮其膂  
力殲厥羣凶上慰寡人之心次釋三韓之憤  
然後共補不逮有望於將來永言自新幾無  
於貳過所有悔過自責之詔布告中外咸使  
聞知

臣等伏漢武帝輪臺之詔何補既往開邊

之失唐德宗興元之詔何救奉天播遷之辱蓋人君不能兢業戒懼於治安無事之時而哀痛悔艾於顛沛多難之際抑末矣仁宗墮於逆髡之術始創西都勞民動衆人心已搖怨讟方興賊既據城以叛勦師問罪亦未易掃盪西顧方勤而始下罪己之詔諄諄播告吁亦晚矣安能蓋前日之愆而慰悅其民心乎然人莫難於知過而尤莫難於改過若因罪己之詔更布惟新之化與民休息則豈不有愈於迷而不復

者乎何仁宗之終不爾也

○金富軾扈後軍寡弱夜密送步騎一千以益之昧爽賊渡馬灘紫浦直衝後軍燒營突進僧冠宣應募從軍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溺死獲兵船甲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軍師野屯數月方春夏之交恐水潦涸至為賊所襲議築城按甲不戰州鎮兵番休就農欲以持久伺便議者皆曰西賊兵少舉國與師當指日平蕩數月不決尚為稽緩况築

城自固不亦示弱乎富弼曰城中兵食有餘  
人心方固攻之難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  
戰多殺人乎遂定計以北界州鎮南西近道  
軍人分隸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  
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時兵積穀閉門休士  
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城高  
塹深雖矢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王  
遣近臣崔褒抗負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  
弼亦遣錄事趙請榮金子浩康羽及僧品先  
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謀及樵蘇者

高麗仁宗

皆給衣食遣之趙庄等自度罪重殊無降意  
幸其有外患使官軍自罷時金使適至賊欲  
遮刺之以構釁官軍知之候察甚至故賊不  
敢發賊又恐其黨降附詐為我中軍文牒示  
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無問老少皆殺之西  
人頗信之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故賊黨稍  
稍歸順時有朝臣獻議曰自古用兵當觀形  
勢豈較一時之損傷乎國家雖與北朝和親  
而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彌年不決若隣敵  
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以制之請

遣重臣不計死傷尅日破賊敢有逗撓者以  
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北邊之警寇  
賊之變不可不憂誠如所議然至於不計死  
傷尅日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利害也臣觀  
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拔况城中甲兵多而  
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未有踰城趨  
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婦女擲輒投  
瓦猶為勅敵設使五軍傳城而攻不出數日  
驍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鼓譟而  
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

高麗仁宗

幸不決老臣當任其咎然以邊備之警盜賊  
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勝之不傷士卒  
不挫國威耳兵固有不期於速勝者今以宗  
社之靈明主之威妖賊負恩行即殄滅願以  
討賊付老臣使得以便宜從事必破賊以報  
王亦以為然故率排羣議而委之○五軍會  
攻西京城不克○禘于大廟○夏六月宋遣  
迪功郎吳敦禮來曰近聞西京作亂儻或難  
擒欲發十萬兵相助○秋八月御天成殿命  
翰林學士鄭沆講唐鑑○九月吳敦禮還王

附奏曰西京之賊已殲渠魁餘黨彌聚據險自固欲速攻破慮多殺傷按兵圍城以待其降賊勢日窘破在朝夕竊念海外小邦邊鄙細故豈足上煩威靈故不敢控告今特遣使問助兵可否雖上感大朝字小之義但理有不便難以承當况海洋萬里險不可測天兵東下恐非便宜所下指揮乞行追寢○遣文承美盧顯庸如宋○冬十月西賊城中糧匱簡老弱驅出之戰卒往往出降富軾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先於揚命浦山上豎

高麗仁宗

柵列營移前軍據之設州縣卒二萬三千二百僧徒五百五十人築土山分命將軍義甫等四人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鎮戰卒三千九百為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左常侍李仲中書舍人李之氏上疏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是誰之過西賊之謀久矣一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而張之致有今日之亂請賜明斷誅其黨人蓋指文公仁林景清輩也於是以景清為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樞密院使仍令致仕○五軍就前軍屯

所起土山跨楊命浦抵賊城西南隅晝夜督  
役賊大驚日以精兵出戰又於城頭設弓弩  
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捍禦鼓譟攻城以  
分賊勢又有僑人趙彥獻計制砲機置土山  
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城樓糜碎繼投  
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丈長七十餘  
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五軍攻城不克錄  
事朴光儒死之○西賊夜分軍為三出攻前  
軍營金富軾令僧尚崇荷斧逆擊殺十餘人  
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等五人率兵追擊之

高麗仁宗

賊寨甲八城

十四年宋紹興六年金春二月金富軾攻拔

西京城趙匡自焚死執賊魁崔永誅之西京  
平初匡等以官兵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內築  
重城富軾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彥頤池錫崇  
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難料  
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軾不聽  
彥頤固請於是分銳兵為三道陳景甫等將  
三千人為中道錫崇等將二千人為左道李  
愈等將二千人為右道將軍公直以所領兵

辰丙



入石浦道將軍良孟以所領兵入唐浦道又  
使諸軍分道攻城以分賊勢部分訖厚賜軍  
士富軾還抵中軍至夜四鼓輕騎馳入前軍  
勅諸將大舉丁巳昧癸景甫軍入楊命門拔  
賊柵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城入攻舍元門  
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軾以衙兵攻廣德  
門賊徒以我土山未就不設備及諸軍突至  
惶遽無所措富軾與金正純督戰將士皆爭  
奮諸軍亦鼓譟縱火燒城屋賊兵大潰官軍  
乘勝恣其斬馘富軾今日擒賊者賞殺降及

剽掠者死士皆歛刃而進會日暮雨作麾兵  
而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飲食之是夜城  
中潰亂匡罔知所措闔家自焚死郎中維偉  
侯彭淑金賢瑾皆縊死鄭璇維漢侯鄭克升  
崔公泌趙瑄金澤升並自刎賊執其魁承等  
出降富軾受之下吏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令  
入城保家室分兵守諸門使御史雜端李仁  
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真入城封府庫又  
使正純彥順金鼎黃率兵三千人入城頓觀  
風殿號令城中禁擄掠已未以郎中申至冲

為收拾兵仗使內給事李俊為百姓和諭安  
居使真外郎朴正明為倉庫監檢使閭門祗  
候李暑訥為客館修營使錄事崔襲偁白恩  
清分為城內左右巡檢使事高富軾入景昌  
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賈遣人  
祠諸城隍神廟撫慰居民遣兵馬判官魯洙  
奉表獻捷承制斬水及將軍黃麟德宣判官  
尹周衡注簿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象首  
三日以分司戶部尚書宋先省自兵興稱疾  
杜門掌書記吳先覺偁愚不附賊大倉丞鄭

聰以孝行聞皆旌表門閭醫學博士金公鼎  
知匡謀殺富軾所遣佐郎盧令琚密告令避  
之少監韋瑾英以有老母不能背賊與韓儒  
瑄安德偁金永年偽為喪輿善送葬者將出  
門事洩瑾英儒瑄被榜掠炮烙至死終不援  
引故德偁永年等免害公鼎以下諸人與尹  
瞻親屬老幼廢疾者皆原之其餘兩班並執  
送京師下獄其勇悍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  
字流海島其次黥西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其  
餘分置諸州府郡縣其妻子聽任便居住許

為良人匡永等七人及鄭璇金信信弟致鄭知常李子奇白壽翰趙簡妙清柳昂昂子浩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為東北諸城奴婢諫官彈奏文公仁薦用妙清等以至誤國流毒生靈乃左遷公仁守太尉判國子監事

史臣曰公仁為宰相首薦檢人以至誤國又不從富軾之言薄待尹瞻卒使垂降之賊復叛罪固大矣而止於左遷罰亦輕矣幸長源亭○遣殿中監尹彥植左司諫崔允儀如金帛祭○三月遣左承宣李之氏殿中

高麗仁宗

少監林儀賁詔獎諭征西將帥賜金富軾衣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香藥金正純金帶四軍兵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差西京內外老疾幼弱不能自存者量給米調恤又按行城內外寺院祠墓破毀者並令修葺○以金富軾為輸忠定難靖國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夏四月金富軾凱還三謁景靈殿告平西賊賜富軾甲第一區省西京官僚又分京畿四道置江東江西中和順化三登三和六縣○五月貶

樞密院副使韓惟忠為忠州牧使實文閣直  
學士尹彥頤為梁州防禦使時中軍兵馬使  
奏惟忠不顧國家安危凡兵機動輒防遮彥  
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罪不可赦由是二人  
坐貶初彥頤父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  
其門徒密白王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  
軾不讓遂撰彥頤心曠之一日王幸國子監  
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頗精於易辨  
問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及彥頤為  
中軍幕下富軾奏貶之○詔曰昔鄭莊公置

姜氏于城頴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復為母子如初今外舅李氏雖歿而  
親親之意終不可忘可贈檢校太師漢陽公  
妃崔氏封卞韓國大夫人

**臣等按**薄昭以舅親殺漢使文帝不忍加  
誅逼令自殺先儒曰法者天下之公器惟  
善持法者親疎如一昭殺漢使若從而赦  
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今資謙潛圖不軌  
其罪逆覆載所不容與殺漢使之罪不啻  
萬萬王又不誅只流于外得保首領幸矣

又加厚爵何也夫資謙之構逆皆王之所  
自致也王於資謙欲異恩數牋表不稱臣  
宴會不庭賀君臣之分已亂矣封為國公  
開府為崇德置宮為懿親弼節為仁壽納  
二女為王后長其不臣之心以致睥睨神  
器稱兵犯順向微忠臣義士捍衛之功則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王既反正宜明正其  
罪以示王法可也既不能然又以一時姑  
息之恩尊為外舅又加爵命之寵然則為  
惡者安所懲艾乎自是以後亂臣賊子接

高麗仁宗

迹當世其禍蔓延不可復救未必非王啓  
之也

詔曰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此聖人貴  
人賤畜之義也今法官論殺牛准殺人之罪  
釵面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罪罪之  
○秋八月幸長源亭○九月遣金稚規劉待  
舉如宋明州牒云近商客陳舒來言夏國欲  
遣使高麗議事惟三韓自漢唐以來世事中  
原况我祖宗內附二百年于茲受累聖待遇  
之恩豈不欲一心以守藩臣之度哉而與金

國疆場相接不得已請和設聞遣使與夏人  
偕來議事必為陰與為謀因此猜怒兵出有  
名則小國成敗未可知若微我為之藩屏  
則淮浙之濱與金為隣固非上國之利也又  
上國因與師取道於我則彼亦由此以行然  
則沿海諸縣必警備之不暇矣伏望執事熟  
計之無使小國結怨於金上國亦無唇亡齒  
寒之憂明州回牒云朝廷待諸國恩義甚厚  
至靖康兵火之後使命稍艱昨遣吳敦禮與  
陳舒前去講明舊好且聞與金切隣因信使

往來當得兩宮安問耳至興兵應接假道徂  
征皆敦禮等專對之辭非朝廷指授宜深見  
諒無致自疑○冬十月知樞密院事金富儀  
卒初王在東宮富儀選為府屬以文學特被  
眷倚及即位擢授翰林學士王嘗問以邊事  
對曰宋神宗與文彥博王安石議邊事彥博  
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安石曰彥博言  
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今以萬  
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三韓之  
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不免畏人者其咎

在乎不自先治而已又聞良騎野合交鋒接  
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  
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  
而戎狄之所短也當先所長以觀其變此實  
今時之急務也宜令京城及諸州鎮高城深  
池蓄強弩毒矢雷石火箭遣使督察主吏以  
賞罰之可也妙清請營新宮於西京富儀上  
䟽極言不可及妙清反出師討之富儀乃上  
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為西京城險糧足不可  
卒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耳王嘉納之及

平西皆如其策特賜金帶一腰為人性坦蕩  
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逸○十一月遣少卿李  
有開如金賀正禮部侍郎李仁實賀萬壽節  
○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沆性穎悟好學中  
第為尚州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  
斷遂皆嘆服久為內侍掌奏事出納惟允後  
按察楊廣忠清兩道時資謙威勢震赫競聚  
斂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承宣勸王讀  
書王之文學日就沆有力焉及疾劇陞知樞  
密院事命下翼日卒王震悼聞其家無擔石

之儲曰三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甚貪如是可嘉也賻之有加御筆特謚文安

十五年

宋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

夏四月金雅規劉待

舉回自宋詔云干戈震擾老稚轉移賴前好之不忘憫吾民之久寓假舟楫之利既獲以歸返廬井之安各得其所尚慮遺氓之多有更煩惠澤以哀斯○秋七月門下侍中致仕李公壽卒公壽嘗為西京判官睿宗西幸公壽供頓不擾民王嘉之及還命扈駕辭曰故事旋駕之日唯知留一人扈行安可要息以

高麗仁宗

撓常典王從之選軍兵部凡十四年以稱職

聞性閎厚勤儉然吝嗇好佛○九月移御長

源亭冬十月還宮○十二月判國子監事文

公仁卒公仁舊名公羨為人雅麗柔曼侍中

崔思誦以女妻之家世單寒以婿干貴戚恣

為豪奢嘗使于遼私贈償者玆玩自是遼人

每於行李必接公仁徵索無厭遂為鉅弊

十六年

宋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

春二月遣閣門祗候崔

沔如金東京○詔曰帝王之德謙遜為先故

老子曰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漢光武詔上書

卷二十一

二十三



不得言聖今臣下尊君推美稱謂過當甚不  
合理今後凡上章疏及公行案牘毋得稱神  
聖帝王○秋七月樞密使陳淑免先是知御  
史臺事崔灌雜端朴挺挺侍御史印毅崔述  
中安淑等伏閤三日劾淑嘗討西京受人臧  
獲寶帶不報皆杜門不出召諭灌等視事唯  
挺挺述中固爭不就職淑竟免○冬十月壬  
戌移御國清寺甲子還新闕先是以本宮經  
火命有司葺之是日百官陳賀置酒便殿諸  
王宰樞從官皆侍夜分乃罷○幸集賢殿命

高麗仁宗

金富軾講易大畜復二卦令諸學士問難仍  
賜宴夜分乃罷

十七年

宋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二月大赦制曰朕承

先君之末命襲累世之丕基德薄任重不能  
制御致使權臣跋扈宮禁焚蕩朕甚慚愧今  
幸賴天地之陰扶臣民之協力重修訖功以  
去年十月八御慶莫大焉宜推恩澤與民同  
休○三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思全卒  
思全初以醫術進論拓俊京去李資謙以功  
驟登宰司晚年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溢固請

未已

致仕有二子曰弁曰烈思全各賜金壘一具及其歿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先君所愛當傾家產以恤之况此物耶弟所得者尚存請以遺兄王聞而嘉之曰可謂孝且仁矣御書賜名曰孝仁

**曰**年按思全起於寒地物望亦淺然嘗資謙俊京之亂車駕出次于外宮闕焚蕩肘腋之變在於呼吸思全從容立談之間開諭俊京陳其順逆禍福之理俊京感激悔悟決意去資謙資謙既去而大位復正宗

高麗仁宗

社再安思全一語足以破奸軌之膽曾無汗馬之勞而能成扞衛之功其勲烈可謂盛矣但前日韓安仁文公義之見逐於資謙不無交構之失君子譏之

台金富弼崔溱等置酒命富弼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王嘆羨久之曰光之忠義如是而時人謂之姦黨何也富弼對曰以與王安石輩不相能耳王曰宋之亡未必不由此也十八年宋紹興三十年春二月門下侍中致仕金若温卒若温古名義文性恭儉廉正力學

甲庚

歷仕中外所至入便之李資謙秉權喜利者  
爭附著温與資謙為堂兄弟而不相比位雖  
華顯未嘗以富貴驕人○親掃于大廟加上  
九廟及十二陵尊謚赦二罪以下○宰臣金  
富軾任元數李仲崔濬與省郎崔梓鄭襲明  
等五人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閣三日皆不報  
梓等乞罷不出○秋七月王以郎舍所言罷  
執奏官咸請慶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乃  
名崔梓等令出視事獨鄭襲明以所言不盡  
從不起右常侍崔權獨不預上書供職如常

高麗仁宗

識者鄙之○八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濡卒  
濡少敏悟善屬文以清白公平備歷清顯晚  
有疾步履甚難猶不乞退時人譏之○冬十  
月賜金富軾金銀鞍馬米布藥物賞平西之  
功也

酉辛

十九年宋紹興十一年春正月王太子寇

夏四月遣禮部侍郎權迪右司諫金永若如  
金賀上尊彌迪等至金境金人以妨農時不  
許入乃還○秋九月復遣權迪金永若如人  
二十年宋紹興二十二年春正月諫官劾奏秘

戌壬

書少監寶文閣特制金精嘗詣樞密金正純  
第使酒詬罵國子司業起居注鄭襲明請寓  
金富執別第失諫官體請罪之於是精落寶  
文閣待制襲明落起居注諫官又奏精罪重  
罰輕請罷其職從之○三月門下府中金富  
軾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  
謚○夏五月春知政事金仁拱卒仁揆女嫁  
李資諫子之考故資諫之敗坐貶知春州既  
而召還復職為人寬厚不臧否人物優游不  
斷但保祿位而已○金遣大府監完顏宗禮

翰林直學士田穀來冊王為儀同三司柱國  
高麗國王仍賜冕服象輅鞍馬等物又加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故事受冊命必於南郊  
今宗禮等奉朝廷指揮始於王官頒詔○遣  
同知樞密院事崔灌諫議大夫崔惟清如金  
謝冊命

癸亥

二十一年

宋紹興三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夏閏四月太子納

司徒溫之女為妃○五月延德宮火○秋九  
月以裴景誠知吏部事景誠為承宣取倡女  
為妻諫官言景誠內行如此不可居喉舌之

子甲

職改除知御史臺事諫官又言委之風憲尤非所宜論執不已故有是命○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盛年滋盛性剛敏歷官無不稱職然丙午之亂就李質謙私第執事人以此少之○以李之氏金正純參知政事

二十二年

宋紹興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親祀圓丘

親耕籍田王五推諸王三公七推尚書列卿九推還宮赦羣臣表賀○二月戶部尚書致仕許載率載由刀筆吏起以清白稱九城之

高麗仁宗

役以中軍錄事戍吉州女真來攻嬰城固守數月城幾陷載築重城拒之女真退以功拜監察御史然不學無術附李拓遂登宰司及二人敗諫官極言其罪貶知豐州秩滿除兵部尚書仍令致仕臺諫駁之會西海道按察使奏載在豐州有政績不可棄遂拜戶部尚書致仕○制曰拓俊京雖失為臣之節亦有衛社之功可授檢校戶部尚書數旬疽發背死于谷州其先本谷州吏俊京貧賤不學與無賴之徒遊求胥吏不得肅宗為雞林公就

其府為從者遂得樞密院別駕九城之役有功遂顯○詔復齊民孝弟力田者○夏五月賜金敦中等二十六人及第敦中富軾之子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為第一因屬內侍敦中年少氣銳後因宮庭除少儺禮以燭燃牽龍鄭仲夫鬻仲夫手搏辱之富軾怒白王將縛拷仲夫然王異仲夫為人乃令逃免遂燕敦中仲夫海州人方瞳廣額白皙美鬚髯身長七尺餘初其州上軍籍封臂送京宰相崔弘宰見而異之克控鶴林禁軍昵侍左右

高麗仁宗

**臣等**敦中燭仲夫鬻以啓武臣叛亂之心韓顛批紹膺頰促成武夫篡弑之禍小人之能亡國敗家如是何可不遠之有哉秋七月庚申王子暉生○十二月王聞金圭幸東京遣秘書監郭東珣往聘少府少監金龜符進方物戶部侍郎崔子英賀萬壽節二十三年宋紹興十五年春二月樞密院副使朴挺蕤率挺蕤性寬大出入臺諫務舉大綱不為苛察其父永侯嘗誡以忠孝之道挺蕤頗欲自力然奪其舅妾田廬臧獲使其母

丑乙

子飢寒時議薄之○夏五月政堂文學參知政事李之氏卒之氏公壽之子擢第狀元拜右正言持論公正忤時宰改殿中內給事出按西海道時資謙嘗國嗜利者爭附之氏雖與為族而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平州郡爭取財賂之氏痛禁資謙惡之出為平州使及資謙敗召還累遷為起居注之氏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政事為一時之傑但吝嗇財賄文沒不分弟妹家奴肆橫或至盜劫不能檢制為時所譏謚文正○秋七月北界昌朔

高麗仁宗

龜義靜龍鐵七州及西海道海州蝗太史奏今蝗蟲四起此乃國多邪人朝無忠臣居位食祿如蟲宜舉有道之人置之列位以弭其灾○參知政事金正純卒正純起自寒素尚氣任俠善射御常語人曰男兒當立邊功以取名位安能鬱悒苟活里閭哉適國家伐女真請從軍有功出守和水二州素不閑吏事然不以簿書介意但舉大體亦無廢事及從金富軾平西都遂登政府疾篤拜推忠定難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正純天資勇悍意豁如也但不學好貨專  
事侈靡為時所短○冬十二月丁巳立春夜  
天有聲如雷太史占曰立春日天鳴有聲至  
尊憂且驚○門下侍中致仕金富軾上所撰  
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王遣內侍崔山甫  
就第獎諭賜花酒優厚

丙寅

二十四年

宋紹興六年

春正月金遣衛州

防禦使完顏昇來賀生辰○命太子引禮部  
侍郎鄭夔明講書大禹謨○王宴金使於大  
觀殿遂不豫故王疾篤卜曰資謙為祟遣用

高麗仁宗

侍韓綽徙置資謙妻子於仁州百官就禱于  
普濟寺又禱于十王寺及廟社○二月平章  
事任元斡與百官會宣慶殿禱于皇天上帝  
○追復拓俊京門下侍郎平章事召還其子  
孫官之以巫覡謂俊京為祟故也遣內侍奉  
說決金堤郡新築碧骨池堰從巫言也

臣等按

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

始終生死如晝夜之相代不可求而得亦  
不可幸而免當順受其正而已仁宗彌留  
惑於巫卜妖妄之說求媚於已死之逆鬼



而復其妻子施恩於已黜之逆臣而優加爵命欲活須臾之命不能正終如此其不達死生之理甚矣

甲子王疾大漸傳位于太子現制曰神器大寶不可暫虛太子現處震之長重萬之明元良之德格于上下自今已往凡軍國事務並取嗣君處斷丁卯遺詔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遂薨于保和殿是日太子即位於大觀殿上謚恭孝廟號仁宗

史巨金富軾曰仁宗自少多才藝曉音律

善書畫喜觀書手不釋卷或達朝不寐及即位聞明經申淑貧甚召入內侍受春秋經傳性又儉約嘗不豫宰樞入內問疾所御寢席無黃紬之緣寢衣無綾錦之飾初年宮中宦寺及內僚之屬甚多每黜以微罪不復補至末年不過數人日再視事或奏事者稽遲必使小臣趨之專以德惠安民不欲興兵生事及金國暴興排羣議上表稱臣禮接北使甚恭故北人無不愛敬詞臣應制或指北朝為胡狄則瞿然曰安

有臣事大國而慢稱如是耶遂能世結歡  
盟邊境無虞不幸資謙恣橫變生宮闈身  
遭幽辱然以外祖之故曲全其生至如拓  
俊京亦棄過錄功俾保首領斯可以見度  
量之寬矣故其薨也中外哀慕雖北人間  
之亦且嗟悼廟號曰仁不亦宜哉惜乎感  
妙清遷都之說馴致西賊之反與師連年  
僅乃克之此其為盛德之累也

史臣金華夫曰睿廟末年屬念房帷馴致  
外家貪恣之行仁宗幼冲即位宰相韓安

高麗仁

仁等不能長慮却顧潛奪其權而怕忿生  
事使姦兇跋扈毒流三韓至於射黃屋焚  
寢廟脅至尊置私第殺戮左右祖宗之業  
幾於墜地可以鑑矣又感於妙清壽翰陰  
陽之說卒致西都之反逆者何也蓋以天  
性一於慈愛優游不斷故耳是以典刑未  
正於丙午之逆類處置不均於西都之反  
民又深信浮屠貽害生民可不惜哉其不  
喜遊宴減省宦豎恭儉以飭身誠信以交  
隣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三月甲申葬長陵○尊母任氏為王太后○  
夏四月以王生日為河清節受羣臣朝賀○  
以任元數為門下侍中定安侯○御儀鳳樓  
大赦○五月賜宦者內侍西頭供奉官鄭誠  
甲第一區乳媪夫也○冬十月金遣清州防  
禦使烏延遵禮少府少監烏居仁來祭仁宗  
同知中京路都轉運司事蕭謙來吊慰簽書  
會寧府事曹克來命王起復○遣梁元俊如  
金賀萬壽節○十二月詔來年燃燈用正月  
望蓋二月乃仁宗忌月故改行之以為恒式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三

高麗仁宗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四

高麗紀

毅宗莊孝王一

諱現字日升古諱徹仁宗長子母恭  
睿太后任氏性好遊宴狎羣小卒及  
于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七

元年

宋紹興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夏四月幸外帝釋院自

是遊幸寺院不可勝紀○禱嗣于靈通寺講  
華嚴經五十日○臺諫以上章言事不報歸  
第王乃下毬杖于御史臺臺奉詔鑲壽昌宮

北門以禁羣小出入王遊北園謂左右曰吾擊毬之技無復試矣已而取毬擊之人莫有及者○秋七月命翰林學士崔惟清講書說命○八月夜虎入大明宮○取升補試任裕公等五十五人升補試始此○九月出御長源亭○御西樓觀擊毬○冬十月觀擊毬於西樓雷雨雹太史奏曰大陽弱陰氣逆故雷發聲必有伏匿之謀若退強暴扶老弱用賢良猶可及救○御西樓觀擊毬凡四日○十一月遣裴承古如金賀正○西京人李淑柳

赫崇晃等伏誅初金祭奠使還淑等附書曰大國兵直到西京請為內應事覺誅之○金遣完顏宗道來賀生辰自是歲以為常○王擊毬于北園○遣朴脩如金賀萬壽節○十二月知御史臺事女公裕左正言鄭知源等伏閣言事三日○御史臺奏壽昌宮北門嘗奉詔關鑰散負史直我校尉鄭仲夫等擅開出入自恣請下吏王不聽慰解之○禁堂姑從姊妹堂姪女兄孫女相婚其禁前相婚所生子孫勿令禁錮

戊辰

二年

宋紹興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春三月右常侍崔誠中

書舍人崔允儀等請黜內侍金臣公宦者之

淑等七人王不聽誠等伏閣力諍凡三日乃

從之○以高兆基為政堂文學金永寬知門

下省事林光為樞密院使崔惟清知樞密院

事文公元同知樞密院事○夏五月金遣完

顏慎之來命王落起復大理卿完顏宗安禮

部侍郎蔡松年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高麗國王○秋八月納故奉御崔端女

為妃○閏月御史臺伏閣言事三日○李深

高麗殺宗

智之用與宋人張詰同謀深變名稱東方所

通書宋太師秦檜以為善以伐金為名假道

高麗我為內應則高麗可圖也之用以其書

及柳公植家藏高麗地圖附宋商彭寅以獻

檜至是宋都網林大有得書及圖來告因詰

深之用于獄鞫之皆服深之用死獄中詰伏

誅○冊弟暉為大寧侯皓為翼陽侯○遣殿

中侍御史李公升如金時使金者斂麾下軍

贄人各銀一斤以為例公升不取一錢世服

其清○贈故禮州防禦使金守雌為吏部侍

部翰林侍讀學士吏部奏守雌於丙午之亂以直史館入直不惜身命移藏國史俾得完全昔唐韋述為史官祿山之亂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汙偽官賊平流渝州死廣德初以功補過贈右散騎常侍述終汙偽官至於流死猶論其功今守雌一無所累例補外官而死朱蒙顯賞深可惜也乞依古例追贈官爵故有是命○冬十二月王擊毬於北園○以任元數守太尉定安公開府曰壽寧置僚屬金富執守太保樂浪郡開國侯仍令致仕尹

彥頤為政堂文學

三年

宋紹興十九年春三月御史雜端申

淑侍御史宋清伏閣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

病歸第○御西樓觀擊毬三日○夏四月以

高兆基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秋七月宴寶

文閣學士文公裕直閣高瑩夫于清燕閣略

君臣之禮○諫官伏閣言事凡二日○八月

中軍兵馬使奏古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請改五軍為三軍從之○

御西樓觀擊毬○引見平章事高兆基御史

○巳巳

大夫文公元中書舍人三載左承宣鄭襲明  
置酒論國事遂御西樓觀擊毬○九月政堂  
文學尹彥頤卒彥頤少登科工文章嘗作易  
解傳於世晚年酷嗜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  
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為空門友貫乘作  
一蒲菴止容一座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  
彥頤跨牛造貫乘告别徑還貫乘遣人送蒲  
菴彥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坐蒲菴而逝彥頤  
身為宰輔不以國家風俗為意敢為詭異之  
行以惑愚民識者譏之

高麗教宗

**臣等**前日崔沆以一代儒宗佞佛大甚  
為世所譏彥頤亦名儒敢為桑門詭異之  
行惑世尤深是皆聖門之罪人也後之文  
士背斯道惑異端儒名墨行者滔滔皆是  
沆彥頤不得辭其責矣

御西樓觀擊毬戲馬○名知門下省事崔惟  
清御史大夫文公元等置酒觀擊毬○御西  
樓觀擊毬二日

四年宋紹興二年春正月密進使朴純冲  
如金以金完積亮弒其主而自立不至而復

午庚



未辛

○秋九月丁丑幸南京○甲午至自南京赦  
○築毬塲于北園○平章事高兆基左遷為  
尚書左僕射時金存中用事兆基屈已偷合  
為諫官所劾乃有是命頓存中救不數月復  
拜平章事判兵部事○冬十一月御康安殿  
命內侍祗候以下擊毬

五年

宋

金

興

二

十

一

春

二

月

門

下

侍

中

致

仕

金富軾年當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  
名世仁宗時宋使路允迪徐兢來富軾為接  
伴競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為人著圖

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以歸奏于帝乃詔司  
局鏤板以傳由是名振天下後奉使如宋所  
至素聞其名待之以禮再掌禮闈以得士稱  
卒年七十七贈中書令謚文烈有文集二十  
卷配享仁宗廟庭○三月癸酉日有黑子大  
如雞卵○以高兆基為中軍兵馬判事兼西  
北面兵馬判事○癸未日中有黑子大如雞  
卵翼日亦如之○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年  
襲明迎日縣人個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  
擢第初王為太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太子不

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將立為太子襲明盡  
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詩臣風  
仁宗深加器重擢授承宣傳東宮及不豫謂  
太子曰治國當用襲明之言王嗣位怨太后  
前事一日侍坐語侵之太后跣而下殿仰天  
而誓忽雷雨大震電光入座王驚懼俛入太  
后衣下俄而震殿柱王悔悟遂為母子如初  
襲明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王憚之金存  
中鄭誠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  
其職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

**臣等**按襲明受先朝付托之重及王初立  
批政日多匡救之力與有多焉王既驕奢  
羣小得志襲明以嚴見憚浸潤之愬因以  
得行知王之終不可與有為仰藥而死其  
先見之明不可及也

夏四月御明仁殿視朝引見乙丑年以來新  
及第等賜宴閣門仍賜釋褐王謂諫臣曰自  
今欲每日視朝凡廷諍之事姑且除之故諫  
臣無廷諍者

**臣等**按大舜一日萬幾兢業戒懼而曰嘉

言罔攸伏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朝而曰  
從諫弗咈齊桓庭燎勤政而有諫臣五人  
舉過者三十人古之人君何嘗以視朝而  
廢諫諍者乎今王之言曰予日視朝姑勿  
諫諍何也王自初政乃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失德既多惡聞直言作為此說將欲  
塞諫諍之路籍一國之口侈然自肆而人  
莫敢矯其非也古人所謂言足以飾非智  
足以拒諫者其毅宗之謂乎

命以沈香木刻成觀音像置內殿○封王妃

高麗毅宗

王氏為興德宮主將宴侍臣就坐諫議王載  
見宦者內殿崇班鄭誠帶犀指臺負曰此而  
不彈臺官可謂無目者也御史雜端李綽升  
憤然作色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吏李份  
取其帶誠以賜物不肯與份強取之誠白于  
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份走入臺門  
成允執他吏閔孝旌以來囚于宮城所王不  
悅罷宴即解所御犀帶賜誠下孝旌于刑部  
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帶于內侍院內侍  
執事韓儒功曰汝既取矣何用送為遂却之

往來再三而後受之臺諫伏閣論成允等王  
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乃黜成允儒功等五  
人諫官不出臺官視事○以宦者鄭誠權知  
閣門祇候御史臺以宦者參朝官無古制爭  
之不聽臺官復不出召臺官諭之曰已收誠  
祇候制矣臺官拜謝而退誠怨之密誘散員  
鄭壽開誣告臺省及李份等怨大家謀推大  
寧侯暉為主時暉有度量得衆心王惑之欲  
去諫臣金存中請令有司按問果不驗黜壽  
開配黑山島流份於雲梯縣誠思欲免咎又

高麗設宗

讒言外戚朝臣出入大寧侯之門誠不誣矣  
○五月諫議王軾起居注李元膺等上疏論  
內侍郎中鄭叙罪寔是金存中與叙有隙叙  
性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相與遊戲存中  
鄭誠等構飛語以聞王亦疑之至是存中疾  
其族軾等論之存中嘗為春坊侍學與誠相  
善王即位以舊恩屬內侍特彼寵幸及鄭襲  
明牟誠懷奏擢存中為右承宣自是出入禁  
中圖議國政勢傾朝野○宰相崔惟清文公  
元庾弼等率諫官崔子英王軾金永夫朴脩

等伏閣請曰鄭叙交結大寧侯邀致其第宴樂遊戲又鄭誠以私怨謀陷臺諫罪不可赦御史臺又以叙陰結宗室夜聚宴飲因叙及秘書正字梁碧戎器色判官金義鍊大寧府典籤劉遇錄事李施玉皆宥之罷大寧府史臣曰毅宗不能制其私又使之陵轢風憲以撓國法已過矣不聽臺諫之言屈法宥之宜及於羣小之禍也

召諫官慰諭之時引諫議王軾入便殿賜酒宴語從容○流鄭叙等于遠地貶平章事崔

惟清為南京留守雜端李綽升為南海縣公時臺諫伏閣言事知臺事崔允儀直入王所爭之乃召還臺吏李份杖流叙于東萊梁碧于會津金義鍊于清州又論惟清當叙之宴諸王也借助器皿失大臣體綽升於臺省之論叙也在家不預俱坐貶皆叙妹壻也於是金存中益寵幸叙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朝議也行當召還叙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詞極悽惋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為鄭瓜亭○內殿崇班鄭誠罷以諫官論請不

已也○六月命寶文閣學士待制及翰林學士會精義堂校冊府元龜○夜台內侍李陽允史官李仁榮等十三人於奉元殿給紙筆命賦石榴花詩限以燭刻陽允等七人中格賜酒果絲綃○王賦禱雨詩宣示學士○秋七月詔今年累月不雨禾穀不登內外人民將至飢困大可憂也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豈為政之道乎都兵馬使與宰相其熟議救恤之方使吾赤子毋或飢餓○八月諫官及侍御史金錫等伏閣言事三日不報省宰皆乞

罪不視事名文公元稷金永錫崔子英及諫官金身儀王軾朴翊李元膺李陽仲尹鱗瞻臺官崔允儀金錫閔愨韓靖慰諭視事皆不奉詔夜二鼓乃退省宰及臺諫被召詣闕待命皆不報省宰及御史大夫先退王引騎士於後庭伐鼓擊毬正言李知深伏閣力爭二日○王遊北園命騎士擊毬○召省宰謂曰已從臺諫所奏矣然只黜鄭誠耳

六年宋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御康安殿觀絲棚伶官兩部樂以前夕已經燃燈大會皆已

申壬

撤去玉亟命復之樂觀忘倦至日午乃罷○  
三月丙申朔地震○諫官伏閣言事三日不  
報○右諫議申淑等伏閣諫靜平章事文公  
元知門下省事崔子英皆預議不至○宴于  
賞春亭使伶人奏雜戲○詔曰旱魃為虐朕  
甚懼焉將博採忠言勵精求理以召和氣於  
是臺諫各上封事陳時政得失○夜禁苑林  
木間有光爛然如火焰外人疑為失火聚闕  
門外欲救知非火乃退時人謂王好夜遊故  
有此異○夏四月丙寅地震○宴萬壽亭至

高麗宗

曉乃罷先是內侍尹彥文聚恠石築假山于  
壽昌宮北園構小亭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  
被壁窮極奢侈眩奪人目宴將罷假山頽乳  
鷄鳴○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  
深等伏閣三日請黜尹彥文韓就李大有榮  
儀等不聽臺官杜門不出御史大夫崔允儀  
不至台臺官宣諭右諫議申淑給事中林敏  
等復上疏切爭王勉從之黜文彥等四人○  
夜宴于賞春亭○諫官伏閣諫擊毬不聽諫  
官遂留宿翰林院王賜酒慰諭乃曰所言至

切何敢不從翼日悉出羣馬命日官塞北門  
○六月饗飢饉疾疫人於開國寺○秋七月  
右諫議申淑等伏閣切諫凡三日時平章事  
文公元庾弼政堂文學金永錫知門下省事  
崔子英又不至○臺諫伏閣論諫乃黜內侍  
十四人茶房五人○八月召還鄭誠復充內  
侍○御東池選善射御者觀射終月○壬夜  
觀百戲于內殿

七年宋紹興二十三年夏四月冊子泓為王太  
子赦加內外文武官職兼賜田柴○六月穆

高麗宗

清殿災○冬十月御史臺伏閣論事

八年宋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冊弟昉為平涼

侯○御慶豐殿召扈從文臣命賦青郊驛獻

青牛詩直翰林院金孝純等十四人合格賜

物有差并賜酒果○更定科舉法初場迭試

論策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又國學生考

以六行積十四分以上者許直赴終場不拘

其額又除三場連卷法○夏六月金遣大府

少監梁彬來賜羊二千頭

九年宋紹興二十五年春二月給事中閔懋左



司諫朴得齡等伏閣論事不報○召平章事  
崔子英知門下省事梁元俊起居舍人崔婁  
伯等訪問國政婁伯水原人戶長尚翥之子  
年十五父因獵為虎所害婁伯欲捕虎毋止  
之婁伯曰父讎可不報乎即荷斧跡虎虎既  
食飽卧婁伯直前叱虎曰汝食吾父吾當食  
汝虎乃掉尾俛伏遽斫而剗其腹取父骸肉  
盛虎肉於瓮埋川中葬父廬墓服闋取虎肉  
盡食之○冬十二月削司空璋爵流直長同  
正李龜壽于仁州璋齊安公循之子素無賴

高麗教宗

好弓馬與龜壽飲博擊毬王弟僧冲曦在興  
王寺數往還遊戲與王寺管勾內侍朴懷俊  
奏二人意叵測故罪之璋憤恚尋死○門下  
侍郎平章事庾弼卒弼以文行顯性質直不  
阿謚恭肅後配享王廟

丙子

十年宋紹興二十六年春三月以左承宣金存  
中為太子少保尋卒存中性聰慧有詩名王  
即位以宮僚之舊拜右正言鄭襲明卒王欲  
得有名望者代之鄭誠力薦之得拜承宣嘗  
密白王曰太子幼宗親盛恐致覬覦宜選兩

府宰相以為東宮師傅以効周公霍光故事  
王然之以度弼為太師崔允儀為太傅居無  
何弼卒存中代為少保王命百僚就賀其第  
與誠相結用事大張威福附已者進異已者  
斥冒進之徒皆趨其門財累鉅萬其兄弟親  
戚恃勢驕恣至是皆疽死王痛之贈政堂文  
學○夏四月王如興王寺轉華嚴經還宮赦  
凡從事法會者皆賞職初王無嗣與妃誓若  
生子當成金銀字華嚴經四部及元子生寫  
成二部修興王寺弘教院歲之大設法會以

高麗書

落之○六月賜黃文莊等二十七人及第詔  
曰文莊丙寅科狀元文富弟也兄弟俱占魁  
科在古罕聞宜准三子登科例歲廩毋粟三  
十碩○秋七月丙寅彗見東方○九月定安  
公任元厚卒元厚初名元數器字宏深風彩  
嚴重博通經史為宰相勤儉清白宰相執皆傾  
信妙清元厚獨擯而不從人服其明及判吏  
部銓注甚公人稱之曰古之山濤及王即位  
以太后父令朝會上殿行禮諫官論駁遂封  
定安公自是居閑頤養○冬十月曲宴于冲

虛閣初王於大內東北隅起一閣扁曰冲虛  
金碧鮮明華飾絕麗又於內閣別室居善藥  
意欲廣治衆病扁曰善救寶又構亭其側聚  
恠石名花扁曰養性至是召平章事崔允儀  
李之茂知樞密院事申淑承宣李元膺金貽  
永大司成金永胤寶文閣學士金永夫知閣  
門事崔溫給事中崔應清殿中監崔褻備御  
史雜端金錫等周覽善救寶養性亭賞御苑  
花卉仍賜宴○閏月金改貞元四年為正隆  
元年避世祖諱以豐字代隆字行之○十二

高麗毅宗

月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鈞曰承宣  
李元膺宦官鄭誠等乘勢弄權吾欲誅之何  
如正鈞即以聞流于淑清于遠地

十一年

宋紹興二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風自

乾來太史奏曰國有憂王懼十者內侍榮儀  
因進襪禮之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  
寺自是月至歲終恒作佛事襪之初儀父尚  
嘗配島娶島內逐民之後生儀形貌恠異性  
姦猾常言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命之脩  
短只在襪禱勤怠巡御疏數王頗惑之儀每

丑丁

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月有禍灾依法禳之則無患矣置司祈禳幸而無事即曰威我力也又奏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及觀音菩薩王多畫其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彌曰祝聖法會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乘傳巡視守令僧徒皆畏苛酷爭遺賄賂又於安和寺塑置帝釋觀音須菩提聚僧晝夜連聲唱諸菩薩名號稱為連聲法席儀陽示勤苦終宵禮拜王時幸觀之特加褒賞又信儀言通祀遠近神祠使者絡繹或取閭巷名第以為

高唐教宗

離宮別館或勞民以營山齋野墅巡幸無時又於諸寺皆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為限者京外府庫傾竭人皆恐之○榮儀奏闕東新成翼闕則可以延基王奪房翼陽侯第創離宮○御睦親殿召弟僧玄曦等二百餘僧設齋祈福○召翼陽侯及宰臣崔允儀李之茂等置酒便殿至翼日午時乃罷○幸國清寺遂幸敬天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也

**國清寺** 毅宗之為君失德滋甚假使懼直

筆而欲去史官為左右者當援古訂今力  
陳其不可也今乃先意導之欲去史官何  
也雖以毅宗之狂悖尚知其不可而不去  
之其不去者雖未必出於內誠而亦不失  
為君之體惜乎當時為有司者縱史以導  
其為非耶謂其君之不可與有為而然歟  
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知君之不能而  
有是說則是賊君之甚者也欲逃姦諛之  
誅得乎

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高兆基卒兆基

高麗毅宗

耽羅人性慷慨涉獵經史尤工五言詩仁宗  
朝為臺諫直言不諱多所裨益及王即位拜  
平章事屈節附金存中時議非之○遷太后  
棲普濟寺流弟大寧侯暉于天安府貶南京  
留守崔惟清為忠州牧使工部尚書任克正  
為梁州防禦使左副承宣金貽永知昇平郡  
事前御史雜端李綽升復為南海縣令徙配  
鄭嗣文于臣濟縣嗣文即叙也貽永叙之妹  
塔也克正元厚之子於大寧侯舅也王素信  
圖讖不友諸弟故猶疑之密諭諫臣論劾大

寧侯及克正等罪又恐太后救之先遷太后  
陽若不得已而允之

史臣林民庇曰象之惡天下之所共知也  
而舜封於有庠者恐傷友于之義也大寧  
侯叛狀未明母后尚在而忍使流寬毅宗  
亦少息哉惟清秉心正直一代名臣綽升  
清白謇諤有諫臣風見忌於鄭誠未免流  
放惜哉

**臣等按**易蠱之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  
程子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道之使得

高麗毅宗

於義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  
大矣信哉言乎毅宗初即位挾憾於母后  
語多不遜天忽大雷電震王殿柱王幾不  
免天之譴告毅宗以警不孝之罪者明白  
懇切王宜敬天之怒敬天之威改行易轍  
以盖前愆可也今反猜忌諸弟移及母后  
或流或遷傷母子之恩絕友于之道不孝  
不友天下之惡孰大於此乎嗚呼皇天示  
威翼王悔悟而王不若天天又降罰以至  
顛覆福善禍淫天道之不僭於毅宗益信

焉

三月流禮賓卿李仲齊及家屬于南島仲齊妻李氏性惡嘗語其僕有不臣語僕妻素怨李遂訴宦寺以聞王怒命近臣面縛李氏以來闔家流竄自是讒言交構王多疑羣臣○夏四月闕東離宮成宮曰壽德殿曰天寧又以侍中王冲第為安昌宮參政金正純第為靜和宮平章事庾弼第為連昌宮樞密副使金臣公第為瑞豐宮又毀民家五十餘區作太平亭命太子書額旁植名花異果奇麗珍

高麗毅宗

玩之物布列左右亭南鑿池作觀瀾亭其北構養貽亭蓋以青瓷南構養和亭蓋以椶又磨玉石築歡喜羨成二臺聚怪石作仙山引遠水為飛泉窮極侈麗羣小逢迎民間珍異之物輒稱密旨無問遠近爭取獻載絡繹於道民甚苦之○命宰樞臺諫侍臣遊覽壽德宮因賜酒食○御觀瀾亭赦二罪以下復鄭誠職凡預營繕者皆賞之○購平章事文公元第為巡御所○榮儀奏來歲國有災宜修古寺以禳之王率日官幸海安寺相風水○

五月御密殿召平章事崔允儀右承宣李元膺等賜犀紅鞵帶各一腰王率內豎伶人巡宴林亭至曉不輟○以朴純冲為樞密院副使復以鄭誠權知閣門祗候○王聞東海中  
有羽陵島地廣土肥舊有州縣可以居民遣溟州道監倉金柔立往視柔立回奏島中有  
大山從山頂向東行至海一萬餘步向西行一萬三千餘步向南行一萬五千餘步向北  
行八千餘步有村落基址七所石佛鐵像石塔多生柴胡蒿本石南草然土多巖石民

高麗叅宗

不可居遂寢其議○幸觀靜寺相風水○秋七月宋商獻鸚鵡孔雀異花○八月幸揔持寺召住持懷正遊賞林亭留題祈福詩扈從百官軍卒露宿林壑頗多愁嘆懷正以况噤得幸恩寵無比凡僧徒求職賞者皆趨附賄賂貪鄙無厭○王欲置離宮於金吾衛堤上里平章事崔允儀切諫竟不行○九月命內侍朴允恭增營壽德宮○冬十月以大府寺油密告匱徵斂諸寺院以充齋醮之費○飯僧三萬于越庭○左遷給事中李知深為國



子司業司諫崔祐甫為尚舍奉御裴景誼為殿中內給事初王命左承宣直門下省李元膺右承宣左諫議大夫李公升傳旨門下省督署鄭誠告身宰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復傳旨曰卿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清及元膺公升等不得已署之獨知深祐甫景誼不署伏閣力爭遂並左遷誠自是獲參朝列權寵日盛意氣洋溢親黨布列薦引官奴王光就白子端以為羽翼交構讒訴陵轢

高麗敬宗

朝臣侵漁閭巷宦寺亂法莫盛於斯

史臣曰宦寺與於縉紳之列古無其制王以乳媪之故溺於私愛既授朝官又督告身允儀為相公升應清為諫官既不能正其罪又從而署之何也由是閹人日盛若王光就白子端輩相繼用事蔽塞聰明宰相臺諫畏威脅勢緘默不言終致普賢之變噫

十二月以鄭誠私第為慶明宮誠第在闕東南三十許步大小廊廡凡二百餘間樓閣崢

寅戊

嶸金碧交輝僭擬宮禁陰陽家皆以為大舉頭吠主之勢不宜臨御不從

十二年宋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以仁宗忌飯

僧於大平亭時王好作佛事緇徒盈溢宮庭

怙恃恩寵附託宦官侵擾百姓競造寺塔為

害日甚○幸壽德宮宴宰樞侍臣于大平亭

○夏四月新倉館里人家三百二十餘區災

○六月台右承宣知御史臺事李公升中丞

宋清允侍御史吳忠正等曰鄭誠自寡人在

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閣門

高麗叟宗

祗候以酬其勞已經三載卿等不署告身實

非臣子愛君之心苟不署著輩皆蕪醢清允

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逐之

○門下省事申淑諫議金錫柳公材中書舍

人洪源滌起居人金于蕃右正言許勢修上

疏諫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

臣錮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

授誠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及僕役於不臣

之類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

與誠相結為黨者亦降為庶人王大怒還其

疏諫官伏閣二日竟不得達勢修棄官而去  
○王召臺諫督署誠告身皆唯唯李公升猶  
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為諫官既署誠告  
身今又不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不  
奉詔王怒勅公升歸家金錫等又上疏諫不  
報是日日無光○召李公升復令視事○秋  
七月申淑獨詣闕上疏請削鄭誠職王曰古  
者未有大臣獨諫者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  
亦無宦寺拜朝官者至聖朝始有之臣聞此  
以遷居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上請若臣

高麗教宗

言非請誅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降制削誠  
職布告中外○八月以朴純冲知門下省事  
左遷知門下省事申淑守司空尚書右僕射  
惡其彈劾不已也○太史監侯劉元度奏白  
州兔山半月岡實我國重興之地若營宮闕  
七年之內可吞北虜於是遣平章事崔允儀  
相風水還奏曰山朝水順可營宮闕王然之  
○九月遣崔允儀知奏事李元膺內侍朴懷  
俊等創別宮于白州懷俊性苛刻徵丁夫于  
西海道日夜催督不日告成賜闕名重興殿

額大化術者私語曰此道詵所謂庚方客虎  
舉頭掩來之勢創闕於此恐有危亡之患○  
復以鄭誠權知閣門祗候○左遷殿中侍御  
史金敷中為戶部員外郎以不署鄭誠告身  
也○冬十月曲宴于安平齋召左丞宣李公  
升獻壽公升賦詩以進○幸白州入御重輿  
闕受賀于大化殿是日天地昏黑大風拔木  
王頗疑之多方祈禳○宴羣臣于大化殿○  
十一月還宮赦○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梁  
元俊卒元俊出自胥吏嘗與諫官論鄭誠堅

高麗毅宗

執不變時議重之性清儉純直終始一節不  
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初守光州妻事  
姑不謹黜之妻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  
妻獨逐人或譏其不仁○萬寶殿災

十三年

宋紹興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春正月丙辰日珥人

望之皆謂三日並出○鄭誠饗王獻衣襜崔  
允儀李元膺等待宴樂聲聞外聞者莫不嘆  
息掩涕曰摧在內豎矣○二月幸大安寺國  
子生李良平道謁上䟽論事王率百官餞僧  
製詩一絕令詞臣和進○右僕射知門下省

卯巳

庚辰

事申淑棄官歸田里○戊寅雨雪霰雹平地  
三寸許草木盡枯○夏五月召申淑還○冬  
十一月乙未地震

十四年

宋紹興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春三月移御興王寺

道見一老嫗賜布及酒○名宰樞侍臣賞御  
苑花草珍禽奇獸仍賜酒果○秋七月叅知  
政事致仕申淑率淑高靈郡人博學經書以  
清儉忠正著名○八月癸酉日中有黑子○  
九月置酒後苑賞菊○冬十月御普賢院賜  
丐者布人一匹綿二兩御院樓觀賜行旅飯

高麗叟宗

辛巳

義二日○飯僧三萬于越庭三日

十五年

宋紹興三十一年  
金世宗大定元年

夏五月王製喜雨

詩以示儒臣○冬十月感陰縣人子和義章  
等誣告鄭叙妻任氏與縣吏仁梁呪詛上及  
大臣王命閣門祗候林文貴按問乃子和與  
仁梁有隙欲陷之也於是投子和義章于江  
降感陰為部曲○十一月御越庭觀樂  
十六年  
宋紹興三十二年  
年金大定二年春二月御經筵講論  
經義○三月丙辰隕霜如雪○宋都綱侯林  
等四十三人來明州檄報云宋朝與金舉兵

壬午

相戰至今年春大捷獲金帝完顏亮圖形叙  
罪布告中外御製書圖上曰金虜曰亮獨夫  
自大弑君殺母叛盟犯塞殘虐兩國屢遷必  
敗皇天降罰為夷狄戒蓋宋人欲示威我朝  
未必盡如其言○御史臺劾奏內侍金獻瑞  
諂事宦者白善淵削籍善淵本南京官奴也  
王嘗幸南京見而悅之號為養子由是與王  
光就相出入卧內與宮人無比狎頗有醜聲  
○諫官伏閣上疏請罷別宮貢獻不聽王酷  
信陰陽秘祝之說每於行在集僧道數百人

高麗蒙宗

常設齋醮糜費不貲幣藏虛竭又多取私第  
為別宮誅求貨財名曰別貢使宦者監領寅  
緣營私時旱荒疫癘中外道殣相望○夏六  
月宮人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鈞  
為無比女壻因緣超授八品驟拜式目都監  
錄事士大夫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告身王召  
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麟瞻  
司諫金孝純正言梁純精鄭端遇督署之郎  
舍畏縮唯唯而退有人朝諫官曰莫說為司  
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為諫議悠悠何所論○

秋八月以吳中正為御史中丞中正起吏胥累補外寄為人嚴烈詭隨不恤孤窮要結貴近能為禍福但以言貌備歷要途時左散騎崔褒僞性亦強狠疾不附已者中正與褒僞同為省郎脂韋依阿是讎必報人皆側目及褒僞秉政薦為是職中正視事一日而死○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允儀卒允儀嘗哀集祖宗憲章雜采唐制詳定古今禮上而王之冕服輿輅以及儀衛鹵簿下而百官冠服莫不具載一代之制備矣其判吏部銓注平允任

高麗象宗

用賢能再掌科舉時稱得人○九月敕注簿同正金義輔流內侍尹至元於無人島時嬖倖挾媚道密置畫雞於御床褥中事覺誣告義輔至元通謀祝詛故有是命○冬十二月癸亥朔太白經天四日○韋仁智齋即慶龍齋也親製詩一聯云夢裏明聞真吉地扶蘇山下別神仙遂廣開增飾日與嬖倖沈酣遊戲不恤國政諫官或請毀之王輒稱夢報以拒之故有是詩自是諫者乃止

十七年

宋孝宗隆興元年

春二月韋天壽洪圓

二寺沈醉留宿從官衛士皆不得食○惠民局南街有小兒分東西二隊各結草為童女衣以錦繡又裝一婢子隨其後前有几案方丈飾金玉仍設饌食觀者如堵二隊爭媚鬪巧至於呼譟作亂如是者五六日乃罷不知所之○夏五月知門下省事金臣公率臣公起自胥吏性廉謹美容儀善辭令常羔閣門進止詳雅遂登宰輔至是與崔褒偁有隙憂懣而死○秋七月宋都綱徐德榮等來獻孔雀及珠玩之物德榮又以宋帝密旨獻金銀

高麗毅宗

合二副盛以沉香○以衛尉卿李陽實知西北面兵馬事給事中朴育和為東北面兵馬副使有司劾陽實不合藩鎮以徐溥仍之○八月貶左正言文克謙為晉州判官克謙伏閣上疏言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密與宮人無比為醜行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於上置百順館北兩宮私藏財貨以支祝釐齋醮之費而與善淵管掌其務凡兩界兵馬五道按察使陞辭之日必於兩宮置酒慰餞使各獻方物隨其貢奉多少以為殿最至使家抽戶



歛以召民怨左常侍崔褒僞職掌樞要勢傾  
中外貪墨無厭不附已者必中傷之財累鉅  
萬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子罷褒僞以  
謝一國疏中又及官禁帷薄之事三大怒焚  
其疏褒僞詣闕請辨王台克謙對辨克謙言  
甚切至竟坐貶初克謙草疏諫議李知深給  
事中扑育和起居注尹鱗瞻等不肯連署及  
克謙見貶又視事自若時人誦宋人並遊英  
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九月召寶城郡判  
官秦得文為內侍得文始以胥吏進托官寺

官器象麗

得郡倅造竹床竹几竹篋以獻王悅召之諂

事白善淵王光就如僕隸

十八年

宋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三月將移御仁智齋

法泉寺住持覺倪睿宗宮人之子備酒饌迎  
駕於獺嶺院王吟賞風月與諸學士唱和  
不已大將軍鄭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  
不軌之心王被酒徑入歸法寺日已暮侍從  
失王所之夜半乃還○夏四月親禘于大廟  
赦○罷樞密院知奏事李公升為刑部尚書  
公升於禘日遽奏祀事已辦王入廟庭執禮

甲甲

奏未辦王大怒欲加重責賴右承宣李聃營  
救但罷知奏先是王於館北宮作窟室築臺  
飾以金玉窮極侈麗一日與宦者善淵光就  
等置酒召公升聃金謁縱飲王醉入幕命左  
右唱和○五月召崔褒備李聃宴于修文殿  
又宴于賞春亭酣飲達曙○六月甲寅朔日  
食太史不奏○秋七月詔曰近聞百僚庶士  
不肯夙夜瘝官竊祿實違委任責成之意有  
司其考勩怠以黜陟焉又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比因公私土木之役民不聊生而官寺等

營造屋舍競為奢麗有司其悉禁斷○九月  
移御志和齋觀擊毬○冬十一月甲午白虹  
圍日南西北各有珥如日相貫○癸卯陰霧  
四塞行者失路太史奏五行志霧者衆邪之  
氣連日不解其國昏亂又曰霧起十步外不  
見人是謂晝昏占曰破國王者出入起居不  
可無常今陛下處非其位任非其人明堂又  
廢而不居天灾可懼而不省移徙無常神令  
不時故有此異王竟不悟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四

高麗紀略

